

阮次山先生： “以我毕生所学贡献中国”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

他是海南儋州人

1998年金秋，我在美国西海岸漫游，蒙友人热忱引见，得以结识著名专栏作家阮次山先生。

阮府乃洛杉矶郊外一个闹中取静的处所，颇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蕴。正巧，出来应门的便是阮先生。他中等以上身材，蓄有两撇胡须，透过镜片的两眼亮而有神，俨然一派学者风度。在客厅沙发上坐下，阮夫人便送上一杯碧绿清香的龙井茶。我们一边品茗，一边攀谈起来。

话题是从前年故园行开始的。他高兴地告诉我，首次回故乡的感觉真好，海南的山川景物比他想象的更美。“他乡遇故知”，显得格外亲热。与他同坐，可以放言无忌，海阔天空，丝毫不感到拘束。

阮次山是海南儋州人。1946年生于一个国民党地方官家庭，8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写作兴趣及潜力在少年风华时即已显露出来。上初二时同高中同学一道参加作文大赛，他居然独囊论文、散文和诗歌三项大奖。1973年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即同时在广播公司及报社任职。1976年赴美深造，1978年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次年回台湾，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1980年再度出国，在纽约大学政治研究专业博士班攻读。



阮次山先生（左）去伊拉克采访时在伊拉克机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和阮次山先生久疏音候，正在悬念之中，今日忽闻阮先生已于今年五月乘风归去。我在惊愕之余，不禁黯然伤神，感慨殊深。有幸几次和阮先生会晤的情景，顿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阮次山

他笔下功夫殷实

问及从事新闻业中最感惬意的事情，他朗朗地笑了起来，并且沉思了一会儿说，那是1981年，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在洛城筹办，他被聘为副总编辑，有了进一步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他对新闻事业满怀热忱，既善于把握办报方针，也能全面提升华裔形象，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扩大大陆新闻版面，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外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1986年秋，阮次山首次回中国大陆。当他来到魂牵梦萦的北京，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股强烈的归属感如春潮般激荡着他的心扉，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以我毕生所学贡献中国”的誓言。

随后不久，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先后在美国、台湾和香港做过短暂的考察、停留，从此开始了专栏作家生涯。此后十余年，倾注心力为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以及两岸三地的多家报刊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亦为此采访过一些国家政要。他不靠官衔和称号，而是靠自己的精神劳动成果与世人相见，获得社会的肯定。

在这次访晤之前，曾先后在报端读过他的一些时评（包括他间或传真过来的新作），无不带来

新鲜的空谷足音。这不止是一种享受，更可称之为聆教、受益。我在想，国际时事文章之生命常如花丛中的彩蝶，转瞬即逝，为何他的作品却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究其原因，他不仅是一个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哲人与思想家。他笔下功夫殷实，文章如行云流水，更以论事切中肯綮、文笔犀利而脍炙人口，为读者所青睐。

抬眼望去，客厅右侧就是他的书房兼写作室。那窗口的书桌上摆着一台电脑，旁边书架上堆放各种各样书籍、报刊和资料。我想不停地阅读、写作、思考，似乎这就是他的生命形式。望着他略显憔悴的面容，我心中不由升起一种敬意。

我关切地问道，长期干这一行，是否有吃力的感觉？他微微一笑，若有所思地说：有时感到颇伤神，却也乐在其中。文章继续发表后，有的在读者中激起一些回响，引起了共鸣，让他感到心里很踏实。他回顾起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既有沧桑人生之感慨，也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未虚年华而欣慰。他表示在有生之年，不会放下手中的笔。

我们愉快地交谈，不时添上一些诙谐的调侃。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流逝。临别时，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今后常联系。”



阮次山先生和梁茵搭主持《新闻今日谈》。



去山野采访时因路途遥远疲倦已极的阮次山。

人物档案

阮次山，著名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时事评论员。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赴美国深造，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及在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攻读国际政治。曾出任美国《国际日报》总编辑、美国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及英文Taiwan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有着中国台湾、美国、中国香港等多地生活经历、接受中西方文化洗礼的阮次山，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均衡的视角。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接受其采访的世界领袖有350多位。他的问题犀利，却从不咄咄逼人；他的时政评论，往往能够深入浅出、一语中的。因此，由他主持的“风云对话”节目已成为世界领袖自由表述观点和政策的平台，广受各国政府高层的关注。

他的评论与时代共呼吸

2000年冬，香港凤凰卫视台成立资讯台，他被聘为总编辑和首席时事评论员，同时继续专栏写作。是才如骏马，要有驰骋的场地。我既为他高兴，又未免有些担心：身跨传统与现代两种媒体，这在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中尚属罕见，他已进入生命之秋，能吃得消吗？

走马上任不久，即2001年2月27日他应邀前来博鳌主持电视高峰论坛。他的捷才博学，颇获与会各国政要和学者的赏识。

是年夏天，我旅美归来，不久便发生了震撼全球的“9·11”事件。那时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守在电视机旁，睁大眼睛敞耳朵，期待老友的“光临”。看他在屏幕上侃侃而谈，于我不仅是亲切，且“与有荣焉”。我想他的本领在于，对万花筒般的国际局势说真话，引领人们从迷雾中去窥探事物的本质，而不为幻象所惑。他的评论不仅是代表自己的立场，也是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哀乐相通、命运与共。

阮次山作为名重海内外的评论家，其成就的来由，我想除了认识他的人所常说的“才”和“勤”这两条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他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太太黎琼月女士，宽厚之外，还加上海南妇女特有的贤惠和精干。他们在人生旅程中甘苦与共，相濡以沫。阮先生十分感谢太太的理解和支持，使他能新闻领域全力打拼。他们育有二子，均在美国名牌大学攻读博士。

2002年春天，阮先生从香港飞来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因他活动安排太紧，实在抽不出时间一晤，彼此只在电话中交谈了10分钟。好在时隔不久，4月20日，阮先生偕夫人和二公子回海南探亲旅游，有幸应邀在寰岛泰得酒店见面，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彼此不拘不束，叙旧话乡情，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弘扬海南传统文化问题交换了意见，告辞时还一起拍照留念。

翌日一整天，我兴致勃勃地先后聆听了阮先生应邀在海口市委党校和海南大学所作题为《加入WTO与廉政建设》和《大国与大国民》的两场演说。他的演说风靡了全场，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已多年没见过这样感人的场面了。阮先生不愧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和出色的政治评论家，他的演说确实能给予你最直接、最深刻、最有力的心灵震撼！

当我执笔写这篇缅怀文字时，一一回想，先生音容笑貌宛在，音容之下，具有一副由生活和中华文化造就的“以我毕生所学贡献中国”的个性，将常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